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北約東擴—軍事聯盟的變遷與政治意涵

NATO Enlargement: The Changing Military Alliance in a Political Context

doi:10.30390/ISC.200307\_42(4).0001

問題與研究, 42(4), 2003

Issues & Studies, 42(4), 2003

作者/Author : 甘逸驊(Yi-Hua Kan)

頁數/Page : 1-2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03/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307\\_42\(4\).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307_42(4).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北約東擴—軍事聯盟的變遷 與政治意涵

甘 逸 驊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摘 要

後冷戰時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面臨的任務，從對抗以蘇聯為首的共黨集團威脅，轉化為保障中東歐區域的安定。決定北約是否能面對這一新的挑戰，甚至北約能否繼續生存，將取決於北約與中東歐國家的關係。

北約應否在冷戰結束後向東擴張，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關係學者與相關決策者辯論的議題，爭辯的焦點集中在俄羅斯對北約東擴的反應，北約擴張對中東歐的利弊，擴張的成本與北約的功能及替代性各方面的爭議。綜合而言，這場幾乎朝兩個完全相反方向的激辯，主要的立論基礎著重在理性主義的考量上。

一九九〇年代是北約擴張的關鍵年代，從九〇年代初期對東擴的模糊政策，到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北約的擴張政策逐漸明朗，並逐漸加快擴張的速度。事實上北約的擴張採取的是雙軌方式，亦即循序漸進的將中東歐國家納入北約的範疇，但同時也以不排除俄羅斯參與北約的高度模糊性，來降低東擴的障礙。

以北約擴張的實際進程來檢驗學術上正反意見的辯論，可以發現前述辯論疏忽了非理性主義做為解釋北約擴張工具的可能，本文即試圖藉由對於北約擴張正反意見的整體評論來找出這個軍事聯盟在環境變遷之後仍持續擴張的適當解釋。

關鍵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東擴、歐洲安全、中東歐

\* \* \*

## 壹、前 言

持續了四十年的冷戰於一九八〇年代末期驟然結束後，東西對峙的局勢得以舒緩，西方國家在主要敵人似乎已不具威脅時，面臨了新的任務。從如何圍堵共黨勢力的擴

張轉化為如何維護原先屬於敵對陣營國家的安定，成為美國與西歐國家關注歐洲安全重點。冷戰時期防衛西方國家安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NATO）是否足以擔負起新的任務，成為兩強對峙局勢瓦解後，最受爭議的安全議題。北約與其他國際組織對於後冷戰時期歐洲整體安全任務的競合，以及北約將以何種方式涵蓋中東歐（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E）的安全問題，不但決定了歐洲區域安全的架構，也對冷戰結束後新的全球戰略產生直接的影響。

北約是否能在後冷戰時期的歐洲安全問題上持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北約與中東歐國家的新關係成為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在中東歐共黨集團解體以後，國際關係學者與決策者對於北約是否應向東擴張展開激烈的辯論，爭論的焦點集中在俄羅斯是否仍是歐洲安全的威脅，主要角色對東擴所持的態度，北約能否保證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化，不同角色對東擴所帶來利益的認知差距，與北約的可被替代性等等議題上。

雖然對於後冷戰時期北約的擴張有正反的主張與推論，這個同盟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逐漸以雙軌（two-track）方式朝向東擴的方向發展。一方面北約以漸進方式向中東歐國家擴張，包括建立夥伴關係，某種程度將中東歐國家納入北約的安全架構之下，繼而分批賦予完全會員的資格；另一方面，為降低東擴的阻力，北約逐漸建立與俄羅斯制度上的關係，賦予俄羅斯對於北約事務一定的發言權，同時也不排除俄羅斯將來加入北約的模糊性。

本文的目的在於解釋在冷戰剛結束時的高度不確定性，美國的反覆政策，歐洲國家的意見分歧，中東歐國家的普遍積極態度，與俄羅斯始終持高度疑慮的各方互動下，北約為何會以雙軌的形式順利地進行東擴的進程。雖然對於北約東擴的支持與反對的論著甚多，但在有關北約的文獻中仍較缺乏對於正反意見的整體評論，特別是就辯論與北約東擴的實質發展做一比較性的研究，本文即試圖填補這一空間。

## 貳、北約東擴的辯論

對於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發展，從一九九〇年代初開始，國際關係學者對北約「應否」向東擴張的規範性議題展開辯論，主張擴張者與反對者幾乎朝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激辯。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對於北約在冷戰結束後的存廢各有不同的預測與解釋，<sup>①</sup>但是對於北約應否東擴的辯論，卻未必順著不同理論的路線，而是各主要國際關係理論對北約東擴各有正反意見。

綜合而言，大多數的國際關係學者（至少在美國）認為北約東擴不符合後冷戰時期的需要，因此對於北約擴張抱持反對的意見，這在一向意見分歧的學術界是少有的現象。<sup>②</sup>正反兩派論者的差異主要來自於各自對關鍵議題認知上的差距，例如對於北

註① Robert W. Rauchhaus, "Marching NATO Eastward: 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Keep Pace?" in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London: Frank Cass, 2001), pp. 3~20.

註② Sean Kay, *NATO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ecurit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p. 103.

約所面臨新的任務與威脅的認知，對於中東歐國家安定與民主化對於西方的價值，對於西方—美國與西歐—後冷戰時期利益的分歧，對於後冷戰時期美國與歐洲在全球安全的新定位等等議題，由於論者在以下數點的認知歧異，導致雙方的主張也大相逕庭。

### 一、俄羅斯對北約擴張的反應

現實主義者中反對將冷戰時期擔負西方集體防衛以抵抗蘇聯集團的北約架構向東延伸者認為，北約在擴張前必須界定清楚，俄羅斯是否對於中東歐構成潛在的威脅，如果這個威脅並不真正存在，聯盟必須思考組織的擴張將對俄羅斯產生挑釁的反效果，反而造成雙方恐懼與衝突的升高。<sup>③</sup>他們認為將中東歐國家納入北約保護傘之下的前提是，這些國家遭受安全的威脅，但是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已不具備構成威脅的實力，民主化中的俄羅斯也一再宣稱不會將勢力重新深入中東歐，並且尊重這些國家選擇自己政治制度的權利。在此同時，俄羅斯依照「歐洲傳統武器條約（Conventional Forces in Europe Treaty, CFE）」的協定大幅削減可使用武力，俄羅斯實際作戰能力的下滑更在對車城（Chechnya）的軍事行動中顯露出來。因此，不論就俄羅斯的實力，表現出的意圖，或是整體客觀的環境，在可預見的將來俄羅斯都不至於對中東歐以致整個歐洲的安全構成挑戰。有兩個實例可以說明為何後冷戰時期中東歐並未真正受到外部的威脅：（一）中東歐國家並未形成互相制衡的聯盟；（二）如果這些國家真正認知到威脅的存在，他們應該增加國防支出，而非如實際情況的大幅刪減。<sup>④</sup>

依照反對北約東擴者的論點，北約的擴張如同另一次的圍堵，會造成俄羅斯對西方的不信任，升高對立，給予俄羅斯內部極端民族主義與保守勢力反對西方式改革的藉口，反而會刺激俄羅斯產生對中東歐的威脅。<sup>⑤</sup>俄羅斯一向反對北約的擴張，尤其反對北約將前蘇聯共和國（例如波羅的海三國與烏克蘭）納入。如果勢力範圍延伸後的北約直接與俄羅斯接壤，俄羅斯有可能重新啓用戰術性核武以對抗西方優越的傳統武力，將可能造成歐洲的重新軍事化，如此任何北約東擴的利益都不足以正當化。<sup>⑥</sup>

著眼於後冷戰時期全球安全局勢，反對北約擴張者更將中國對西方的潛在威脅，納入歐洲安全佈局的考量之中。由唯一超強的美國所領導的北約將影響力延伸至前敵對的陣營，將迫使俄羅斯轉向早已對美國獨霸抱持敵意的中國，以共同對抗西方的威

註③ Andrew Kydd, "Gam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April 1997), pp. 371~400.

註④ Michael E. Brown, "The Flawed Logic of NATO Expansion," *Survival*, Vol. 37, No. 1 (Spring 1995), pp. 34~48.

註⑤ Michael Mandelbaum, "Preserving the New Peace: The Case against NATO Expans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3 (May/June 1995), pp. 11~12.

註⑥ Jonathan Dean, et. al., "The Debate over NATO Expansion: A Critique of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s to Key Questions," *Arms Control Today*, Vol. 27, No. 6 (September 1997), pp. 4 and 6~7.

脅。⑦以俄羅斯先進的軍事技術配合中國龐大的人口與正在上升的經濟力量，俄羅斯與中國的結盟將對西方產生嚴重的挑戰，一個新的兩極局勢可能因而形成。⑧

不同於前述俄羅斯已不構成對歐洲安全威脅的論點，另一派反對北約擴張者認為俄羅斯仍是潛在的威脅，但是北約無法有效防衛中東歐國家，尤其是波羅的海三小國，大部分的軍事專家承認，如果北約需要動用武力保護與俄羅斯為鄰的國家，傳統武力勢必無法達成這項目標，美國只有動用核子武力，屆時更大規模的衝突將無可避免。⑨美國與北約盟國必須考量，是否有必要對區域安全利益效用極為邊際化的國家或區域，付出如此巨大的成本。

相對而言，對於俄羅斯是否仍對中東歐區域安全具有潛在威脅的問題，支持北約擴張者的態度較為保守。他們認為雖然俄羅斯已走向民主化，但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者的勢力仍有影響力，俄羅斯國內主張西方化或歐洲化的改革勢力仍充滿變數，俄羅斯保守勢力有可能在經改不力等不確定因素時抬頭。現實主義者認為俄羅斯可能在未來重新拾回強權的地位，因此依照權力均衡的原則，北約應趁著俄羅斯尚屬衰弱的階段，積極東擴以填補中東歐的「安全真空」，防止將來西方與俄羅斯在此區域的爭奪，進而確保北約成為未來對抗俄羅斯的一個集體防衛同盟。就美國而言，北約的東擴可以維繫美國在歐洲的主導權，以防止任何勢力挑戰美國在此區域的獨霸地位。⑩

俄羅斯對於北約擴張到其冷戰時期勢力範圍的反應可以理解，但並非所有反對北約擴張的理由都是合法合理的，例如俄羅斯於東西德統一時反對德國繼續留在北約的要求。⑪為了降低俄羅斯對於北約擴張的疑慮，北約可以在安全政策決定前擴大與俄羅斯的雙邊諮商，建立協商的機制與管道，但並非給予俄羅斯否決權。⑫

現實主義者提出另一個北約應擴張的理由，亦即中東歐國家的加入，尤其是將波蘭納入這個軍事聯盟，將可永久解決德國與其東部邊界的歷史問題，消除德國傳統上

註⑦ Kenneth N. Waltz, "NATO Expansion: A Realist's View," in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pp. 30~31;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Grand Strategy and NATO Enlargement," *Survival*, Vol. 40, No. 1 (Spring 1998), p. 147; and Ted Galen Carpenter and Barbara Conry, "Introduction," in Carpenter and Conry (eds.), *NATO Enlargement: Illusion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1998), pp. 6~7.

註⑧ Bruce Russett and Allan C. Stam, "Courting Disaster: An Expanded NATO vs. Russia and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3, No. 3 (Fall 1998), pp. 361~367. 有中國學者也同意，北約東擴將提升中俄軍事合作，形成互補的戰略共識，見魏文芮，「北約東擴與俄中關係」，*國際經濟評論*（北京），第7~8卷（1996年），頁11~13。

註⑨ Carpenter and Conry, "Introduction," p. 3.

註⑩ Zbigniew Brzezinski, "A Plan for Europe,"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5), p. 31; and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Touchstone, 1993), pp. 823~825.

註⑪ Brzezinski, "A Plan for Europe," pp. 34~35.

註⑫ Ronald D. Asmus, Richard L. Kugler and F. Stephen Larrabee, "NATO Expansion: The Next Steps," *Survival*, Vol. 37, No. 1 (Spring 1995), p. 29.

因擔憂俄羅斯的勢力擴張，而亟欲建立在兩國之間的緩衝地。德國的東部邊界問題獲得解決，也可使得德國的安全獲得徹底的保證，德國無須靠著擴展本身實力或另結聯盟來保障安全，德國因而將留在西方陣營。<sup>⑬</sup>

綜合而言，支持與反對北約擴張者對於俄羅斯是否構成對歐洲安全的潛在威脅，以及北約的反應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大部分的反對北約擴張者強調冷戰結束後的俄羅斯，不論是在現在或未來都不會對中東歐產生威脅，北約並無東擴的必要；也有部分反對北約擴張者認為，儘管俄羅斯將來可能是中東歐區域安全的威脅，但北約的介入將造成與俄羅斯的直接衝突，西方付出如此大的代價缺乏理性思考的基礎。贊成北約擴張者則不排除俄羅斯保守勢力重新抬頭的可能，北約應在潛在威脅尚未成形前，將勢力深入中東歐，以防止未來此一區域做為俄羅斯擴張影響力以制衡西方的工具。

## 二、北約擴張對於中東歐的實質利益

反對北約擴張者另一個關切的重點是中東歐國家的安全與民主化是否會因為加入北約而得到保障。依照現實主義中「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的論點，中小型勢力通常容易加入較不具威脅的聯盟，以合力對抗較具威脅的另一勢力，因此中東歐國家在脫離前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後，擔憂未來俄羅斯可能對他們構成威脅，而亟欲儘速加入北約的意願是可以理解的，<sup>⑭</sup>但是西方應先清楚界定，對中東歐地區而言，俄羅斯的威脅到底是實際存在的，亦或是這個區域的新興民主國家心理上的認知？如前所述，反對北約擴張者認為俄羅斯是否對歐洲安全構成威脅，端看北約如何處理擴張的問題，如果北約不以擴張的手段挑釁俄羅斯，則中東歐國家不會受到俄羅斯的威脅。

如果北約一旦擴張，美國與其他西方盟邦是否會對中東歐國家的安全付諸行動將依賴這個區域的戰略價值。反對北約東擴者認為中東歐在美國的傳統國家利益考量上，只能算是邊緣地區，冷戰時期美國默認蘇聯將這一區域列入勢力範圍的作法即可證明。北約會員國的領袖缺乏對於政治目標不明確的任務展開軍事行動的意願，戰略目標很難界定，任務成功的機率偏低。反之，俄羅斯從來都視中東歐為其重要的利益所在。如果將來對中東歐的威脅果真來自俄羅斯，北約對這個區域安全防衛的意願將小於俄羅斯對保護其利益的動力，如果北約無法發揮其功能，將大為損及北約的威信。<sup>⑮</sup>

對於北約的會員資格是否能提升與鞏固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化，反對北約擴張者認為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化在共黨集團解體後即開始，這些國家的民主化並不是因為北約

註⑬ Stephen Pelz, "The Case for Limiting NATO Enlargement,"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Quarterly*, Vol. 3, No. 3 (Summer 1997), pp. 59~72.

註⑭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 79.

註⑮ Christopher Layne, "Why Die for Gdansk? NATO Enlargement and American Security Interests," in Carpenter and Conry (eds.), *NATO Enlargement*, pp. 62~63; Michael E. Brown, "Minimalist NATO: A Wise Alliance Knows When to Retrench,"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3 (May/June 1999), p. 213; and Dean, et. al., "The Debate over NATO Expansion," pp. 3~4.

的助力或北約會員資格的誘因，而是純粹內部政治的演變。在沒有北約會員資格的情況下，大多數的中東歐國家已在過去的十多年中毫無間斷地實行民主政治。<sup>⑭</sup>相對地，北約對中東歐國家設下入會的門檻，例如民主化的成熟度。因此，主張北約可提升中東歐民主化的論點是不合邏輯的。如果北約要實際發揮提升潛在會員國民主化程度的功能，就應先納入民主政治尚不成熟的國家，例如許多前蘇聯共和國（例如烏克蘭），而非民主政治相對而言較成熟的國家，如波蘭、捷克與匈牙利。<sup>⑮</sup>

不論從條約的法律規定或實證的紀錄來看，北約的會員資格與會員國的民主化之間的關聯的確有限。北大西洋公約沒有任何對會員國停止民主政治，返回專制政體的規定。<sup>⑯</sup>一九九一年「戰略概念（Strategic Concept）」、一九九五年「北約東擴的研究（Study on NATO Enlargement）」與一九九七年「馬德里宣言（Madrid Declaration）」（決定第一波中東歐國家加入的名單）等三份北約重要文件雖然都強調民主政治是入會的先決條件，但都沒有觸及入會後如違反民主政治是否將受到如何的處理。<sup>⑰</sup>

從北約的發展歷史來看，幾乎沒有任何的證據證實北約的會員資格能提升會員國的民主化。土耳其從一九五二年加入北約至今，曾經發生過三次軍事干政，甚至在一九六〇年那次發生的軍事政變中，軍事政權將民選的總理、外長與財長處以死刑，北約都沒有採取任何制裁。西班牙於一九八二年加入北約時，其民主化才剛剛起步。葡萄牙是北約的創始會員國，但直到一九七四年它的獨裁政權才被推翻。希臘在一九五二年加入北約，一九六七年時發生軍事政變，直到一九七四年才恢復民主，其間並未受到北約的干涉。<sup>⑱</sup>

相反地，支持北約東擴者強調北約對於中東歐的民主化的可能貢獻，不在於以會員資格吸引中東歐國家進行民主化，而是成為會員後，經由參與機制的決策過程、協商、安全政策的透明化等實際運作，增進這些新興西方化政體的民主化程度。<sup>⑲</sup>這個

註⑭ Dan Reiter, "Why NATO Enlargement does not Sprea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 59~60 and 64~67; and Mary Kaldor and Ivan Vejvoda,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n Overview," in Kaldor and Vejvoda (eds.),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Pinter, 1999), pp. 1~24.

註⑮ Mandelbaum, "Preserving the New Peace," pp. 9~10.

註⑯ 僅有公約的第十三條有自動退出北約的規定，會員國如欲退出，必須在條約生效滿二十年後，給予一年的通知時間，退出才能生效。但公約中沒有除名的任何規定。Article 13,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4 April 1949, <<http://www.nato.int/docu/basic/txt/treaty.htm>>.

註⑰ NATO, "Madrid Declaration on Euro-Atlantic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8 July 1997, <<http://www.nato.int/docu/pr/1997/p97-081e.htm>>; and David S. Yost, *NATO Transformed: The Alliance's New Role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8), p. 164.

註⑱ Reiter, "Why NATO Enlargement does not Spread Democracy," pp. 56~58.

註⑲ Jamie P. Shea, "Enlarging NATO Eastward?" in Marco Carnovale (ed.), *Europe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 86.為了確保中東歐國家民主的改革，北約在一九九九年四月華盛頓高峰會上提出「會員資格行動計畫(Membership Action Plan, MAP)」，由申請國家在北約會員國的協助下，提出就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方面的年度計畫與達成目標的時間表，北約定期檢討並提供政治與技術上的建議與援助，以協助中東歐國家達成入會目的。<<http://www.nato.int/docu/handbook/2001/hb030103/htm>>。

制度主義的論點，符合了「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理論的原則。<sup>22</sup>北約自一九四九年成立以來的歷史可以證明，會員國之間未發生過直接的軍事衝突，<sup>23</sup>如果中東歐國家成為成熟的民主政體，將可防止任何會員國之間發生武力衝突的可能。然而，現在中東歐的新興民主政體仍未臻成熟，改革引發社會的不安定，給予國內守舊勢力破壞民主的空間，如果無法加入北約將使得這些國家無法獲得西方的保障，加深社會不安定感，直接影響到剛剛起步的民主政治，也可能造成對區域安全的衝擊。<sup>24</sup>

另外，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關係也可以解釋西方國家之間沒有發生軍事衝突的原因，藉由密集的網絡，關係越密切，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就越小。然而，必須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相互依存都能提升國際和平，依照Robert Keohane與Joseph Nye的論點，互動與關係的網絡必須在相關的國際組織之下，同時建立在政府的層面與社會的利益團體之間，國際組織則提供溝通與合作的平台。<sup>25</sup>北約早在一九五七年的巴黎高峰會上就已採用相互依存原則來彰顯成員國的關係，在實際的運作上，會員國同意建立更開放與實際的諮商規範，以強化與提升機制內的合作。<sup>26</sup>支持北約擴張者認為，北約的相互依存關係長期以來已建立起堅實的合作基礎，中東歐國家的加入將利用現有的機制，快速的融入這個綿密的相互依存關係。

至於加入北約是否能提升中東歐的區域安全，重點應該放在中東歐國家對於威脅的認知，而非俄羅斯或其他勢力是否將構成實質的威脅。在長期受到前蘇聯控制之後，中東歐國家自然將俄羅斯視為潛在的威脅，加入北約除了能提供象徵性的保證，更重要的，這些國家希望藉由北約的會員資格，獲得與美國的聯盟關係，受到美國的實質保護。<sup>27</sup>

正反論者對於北約擴張是否帶給中東歐實質利益的論述，集中在北約會員資格可能帶來軍事與政治的價值。在這方面，現實主義者與制度主義者都提出了各自支持與

註<sup>22</sup> John M. Owen,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Fall 1994), pp. 87~125; David L. Rousseau, Christopher Gelpi, Dan Reiter, and Paul K. Huth, "Assessing the Dyadic Nature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1918~1988,"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3 (September 1996), pp. 512~533; and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sup>23</sup> 同屬北約盟國的希臘與土耳其在賽浦路斯 (Cyprus) 問題上曾出現緊張關係，例如一九七四年時由於希臘裔密謀推翻賽浦路斯總統，予土耳其軍事干預的理由，土耳其軍隊從此長期駐軍賽浦路斯，但土耳其與希臘之間並未發生正面軍事衝突。見<<http://www.greece.org/cyprus/Takism4.htm>>。

註<sup>24</sup> Harvey Waterman, Dessie Zagorcheva, and Dan Reiter, "Correspondence: NATO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Winter 2001/02), p. 222.

註<sup>25</sup>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nd ed. (Boston: Scott, Foresman, 1989).

註<sup>26</sup> Final Communiqué, North Atlantic Council, Paris, 6-19 December 1957,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571219a.htm>>.

註<sup>27</sup> Martin A. Smith and Graham Timmins, "The EU, NATO, and the Extension of Institutional Order in Europe," *World Affairs*, Vol. 163, No. 2 (Fall 2000), p. 86; and Robert E. Hunter, "Maximizing NATO: A Relevant Alliance Knows How to Reach,"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3 (May/June 1999), p. 191.



反對的論點。反對北約東擴者認為，由於中東歐對於西方的戰略價值低，如果未來俄羅斯對於此一區域造成威脅，北約缺乏維護中東歐安全的動力。另一個反對擴張的理由是從條約的規定與歷史來看，北約對於中東歐民主化的貢獻將極為有限，北約的完全會員資格與中東歐的民主化進程無關。然而，贊成擴張的現實主義觀點強調中東歐獲得北約的會員資格可以受到美國在安全方面的保護；從制度主義的角度來看，藉由北約長久以來形成的規範與決策程序，可提供新會員國學習的機會，並藉此強化正在成形的民主政治，同時，當中東歐國家與西方的相互依存關係逐漸穩固之後，會員國之間發生衝突的機率將大幅降低，有助於中東歐區域的安定。

### 三、北約擴張的成本預估

對於北約將中東歐國家納入聯盟內所可能帶來的額外成本，各種估計的方式相差甚遠。這些差異主要來自於北約對中東歐安全保證的不同程度，從完全承平、發生邊境小規模衝突到可能與俄羅斯產生糾紛；另外，北約擴張的成本也牽涉到直接成本（主要為北約東擴的軍事基礎建設）、重建新會員國武力系統、加強新會員國區域性防衛能力，而有所差異。但支持與反對北約擴張者對於擴張成本預估的最大歧異尚不在數額的大小，而是能否符合「成本—效應」的原則，以及美國的盟邦，包括新會員國，是否有能力或意願與美國分擔鉅額的擴張成本。

在北約擴張成本的分擔問題上，美國的主要盟國—英國、法國與德國—已表明無意分攤或至多只能分擔極小部分的擴充成本，<sup>②</sup>美國勢必擔負大部分支出，如此將引起美國與其盟國內部對於責任分擔的爭執。中東歐有意加入北約的國家也需負擔極重的成本，即便依照美國政府最樂觀的估計，在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九年之間，中東歐國家必須負擔約佔百分之三十七的總擴張成本，亦即約一百億至一百三十億美元。這些急需資金從事經濟建設的國家，已在過去數年中將國防預算刪減成僅為冷戰結束前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如果因為加入北約而需要重新編列龐大的國防預算，將對資源的使用產生排擠與扭曲的效應。<sup>③</sup>

除了財政上的負擔，制度主義者中反對北約擴張者的論點也涉及到對聯盟決策體系複雜化的成本。如果單純維繫原本組織，則轉換成本可減少。但中東歐國家的加入，卻會造成成本增加，因為擴張將造成北約決策的複雜化，尤其是有關維和任務與「境外（out-of-area）」行動的政策。軍事行動更需要高度的武器設備與人員的合作，如果某些會員對於軍事任務採取消極的態度，將影響任務的部署與效率。<sup>④</sup>成員的增加，

註<sup>②</sup> Carpenter and Conry, "Introduction," pp. 2~3.

註<sup>③</sup> Dean, et. al., "The Debate over NATO Expansion," pp. 7~8; Amos Perlmutter and Ted Galen Carpenter, "NATO's Expensive Trip East: The Folly of Enlar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8), pp. 2~5; and Todd Sandler and Keith Hartl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O: Past, Present, and into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8~89.

註<sup>④</sup> Michael Howard, "An Unhappy Successful Marriage: Security Means Knowing What to Expect,"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3 (May/June 1999), p. 174.

將降低北約組織做為一個聯盟以達成危機處理目的的能力。北約在後冷戰時期沒有任何立即威脅的情況下，仍可扮演一個區域安定維護者的角色，主要原因是北約不再只提供依照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集體防衛的功能，境外任務才是北約繼續生存的主因之一。但境外軍事行動的決策比集體防衛的決策更形複雜，因為各會員國想要對北約境外軍事行動達成一致的共識，相當的困難。各成員對於發生在境外地區衝突會導致對北約威脅的認知，參與行動所可能獲致的利益，採取不同的反應等等差異，都會增加境外任務政策共識決的困難。<sup>①</sup>中東歐國家加入北約後，不但增加境外行動共識形成的困難，也可能使得北約共識決的決策程序無法有效運作，使得北約僅具論壇功能。

支持北約擴張者，特別是美國政府，強調中東歐國家加入北約固然增加成本，但依據成本分擔的原則，各國應負擔與本國直接相關的國防支出，如果涉及共同目的的預算項目，才由相關國家分擔。預估東擴的額外成本將有百分之四十是由各國負擔，百分之六十共同分擔。二〇〇九年之前所有組織擴張的額外成本應在九十億至一百二十億美元之間，其中中東歐新會員國負擔百分之三十五，美國的西方盟邦負擔百分之五十，美國則負責其餘的百分之十五。雖然表面上來看，中東歐加入北約需要的成本，比起不加入的狀況，要超出許多，但如果個別國家要將防衛能力單獨提升至北約的程度，則需耗費更多成本。簡言之，集體成本低於個別成本的總和，中東歐國家可以在成本較少的狀況下，獲得更大的安全保障。<sup>②</sup>

依照後冷戰時期較為平和的區域情勢來看，北約在中東歐國家加入後，不需要派駐大量部隊駐紮此地區，也無須部署大量武器，北約東擴最主要的任務（以及支出）著重在改良中東歐國家陳舊的國防設施與管理，使其軟硬體皆能與西方接軌。經過中東歐與西方防衛體系的融合，將加強北約總體的軍事力量，也將增加中東歐的區域安全。

綜合而言，贊成與反對北約擴張者對於擴張成本的論點，主要爭議不在於成本的高低，因為北約的擴張一定需要高額的成本，而且成本的估算牽涉過多的變數與技術上的問題；雙方爭執的焦點在於中東歐在加入北約後，其實質利益是否大於付出的成本，北約制度上的轉換成本是否值得。反對北約東擴者提出的理由是擴張成本的分擔問題將加深美國與其西方盟邦的歧見；同時，中東歐新會員國為加入北約的負擔增加將減緩其他優先議題的發展，尤其是經濟的重建。擴張對北約的決策程序而言，亦是

註① Hunter, "Maximizing NATO," pp. 201~202.

註② Ronald D. Asmus, Richard L. Kugler, and F. Stephen Larrabee, "What Will NATO Enlargement Cost?" *Survival*, Vol. 38, No. 3 (Autumn 1996), pp. 6~9. 美國國防部預估在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九年之間，包括直接成本、重建中東歐武力與加強會員國區域防衛能力的總成本，將達二百七十億至三百五十億美元之間。美國智庫 RAND 的預估值則為三百六十億至四百二十億美元之間。見 *Costs, Benefits, Burdensharing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of NATO Enlargement*,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1997);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the Enlargement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Rationale, Benefits, Cost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US State Department, 1997); and Asmus, Kugler, and Larrabee, "What will NATO Enlargement Cost?" pp. 5~26.

負面大於正面，因為大量新會員的加入，將使得北約一致決的決策過程更難尋得共識；另外，中東歐的軍事思想與制度仍是前蘇聯時期遺留下的產物，如何與西方接軌並參與北約的維和任務，將有高度的困難。支持北約擴張者則認為，加入北約才能使中東歐的安全體制快速轉化為西方模式，而為了促使中東歐在國防設施與管理達到北約標準的所需成本，也少於個別國家單獨追求同樣目標所需花費的總和，而且集體效能也大於個別效能。

#### 四、北約與其他國際組織的關係

對於北約是否應該擴張的另一爭議焦點，集中在後冷戰時期北約的角色與任務是否有其替代性，這方面的論者尤其強調北約與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的關係。主張限制將北約這樣一個軍事聯盟向東擴張者，認為在後冷戰時期歐洲安全的考量上，軍事層面不是最重要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合作才是優先政策，因此，應將後冷戰時期維護中東歐安定與繁榮的角色，交付其他國際機制，例如歐盟。<sup>③</sup>基於上述的幾個觀點，反對北約東擴者主張西方固然對於冷戰結束後的中東歐負有政治與道義上的責任，但對這個區域的發展而言，最重要的是自由經濟與民主化的持續推動，能夠真正在這些面向對中東歐有所助益的，應該是歐盟。歐洲聯盟所呈現的多層次管理與功能多樣性，使得中東歐國家能夠藉由歐盟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網絡，學習在組織的規範內，以民主與和平的方式，處理機制內的事務，因此歐盟所提供給中東歐國家的利益，將不只是安全，而是層面相當廣泛的。<sup>④</sup>就民意的趨勢來看，歐盟會員資格遠較於北約受到中東歐人民的支持。約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民意支持加入歐盟，只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支持他們的國家成為北約會員。對中東歐人民而言，歐盟象徵繁榮、權利與機會，北約則代表責任與付出。<sup>⑤</sup>

至於在中東歐的安全事務方面，在沒有威脅的情況下，北約所提供中東歐與前蘇聯共和國的「和平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足以肩負起區域安全的功能。<sup>⑥</sup>和平夥伴關係所提供中東歐國家與西方在軍事與政治層面的互動可以確保這些國家安全政策的文人化，而且夥伴關係較完全成員國資格耗費較小的成本，同時

註③ Dana H. Allin, "Can Containment Work Again?" *Survival*, Vol. 37, No. 1 (Spring 1995), pp. 60~61; Julian Lindley-French, "Can Europe Defend Itsel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24, No. 3 (June 2002), pp. 215~222; Reiter, "Why NATO Enlargement does not Spread Democracy?" p. 42; and Brown, "Minimalist NATO," p. 217.

註④ Amos Perlmutter, "Political Alternatives to NATO Expansion," in Carpenter and Conry (eds.), *NATO Enlargement*, pp. 236~242.

註⑤ Howard J. Wiarda,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Enlargement: NATO, the EU and the New U.S.-European Relationship," *World Affairs*, Vol. 164, No. 4 (Spring 2002), p. 179.

註⑥ 為了面對中東歐新的威脅，北約擴大與中東歐國家的實質交流，除了延續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的架構外，更於一九九三年開始推動「和平夥伴」的關係，使得北約與中東歐的互動從原先論壇性質的合作，進階到實質軍事訓練與演習的計畫與組織。見 Martin A. Smith and Graham Timmins, *Building a Bigger Europe: EU and NATO Enlarge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ldershot: Ashgate, 2000), p. 35.

也不會刺激俄羅斯。<sup>③</sup>

除了歐盟以外，另有學者主張以歐洲安全合作組織（Organis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前身為歐安會議 CSCE，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布達佩斯高峰會改為現在名稱）取代北約成為西方與中東歐共同商討歐洲安全事務的最主要機制，因為歐安組織符合美國在歐洲的安全需求，保障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但同時提高歐洲國家對於區域安全責任的分擔。冷戰時期的歐安會議在武器裁減、東西集團和解、信心機制建立等方面，有顯著的貢獻。冷戰結束後，歐安會議也提供危機管理與衝突預防的機制，例如俄羅斯與波羅的海國家在歐安會議架構下就雙邊議題進行談判。為擴大功能，歐安組織應該建立本身的武力，直接向組織下的外長理事會（Council of Ministers for Foreign Affairs）負責，以有效執行維和任務。除了安全面向之外，Jonathan Clarke 主張歐安會議更應擴大關切議題，將經濟事務亦納入合作範圍，解決美國雖與歐盟具高度經濟互動，但不可能加入歐盟的困境。<sup>④</sup>以歐安會議取代北約也可消弭俄羅斯對西方勢力擴張的敵意，甚至因為共識決有執行上的困難，歐安會議可成立類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機制，俄羅斯便可對歐洲安全事務有更大發言權。<sup>⑤</sup>

相對地，支持北約擴張者當然反對以其他國際機制取代北約。歐盟主要關切經濟議題，如果要在其成員國之間尋求達成採取共同的安全與軍事政策，是非常困難的，更無須奢望共同的軍事行動。事實上，這兩個歐洲最重要的國際組織分別擔負不同任務，在多元安全觀念的後冷戰時期裡，兩者的擴張都有其必要性，但不能因為其中一個擴張而犧牲另一個機制的擴張。<sup>⑥</sup>

至於由五十五國組成的歐安會議，更難尋求共識。和平夥伴關係也只是北約邁向擴張的中程計畫，而非北約的替代品。唯有具有早已成形的領導機制（指美國），不斷運作的軍事任務架構，與真正有效武力的北約，才能應付後冷戰時期歐洲的安全威脅。<sup>⑦</sup>

註③ Waterman, Zagorcheva, and Reiter, "Correspondence," p. 231.

註④ Jonathan Clarke, "Replacing NATO," *Foreign Policy*, No. 93 (Winter 1993-94), pp. 22~40; and Clarke, "A Strong OSCE for a Secure Europe," in Carpenter and Conry (eds.), *NATO Enlargement*, pp. 223~231.

註⑤ Ernst B. Hass, "Organization Theory: Remedy for Europe's Organizational Cacophony?" in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pp. 85 and 89.

註⑥ 有關北約與歐盟擴張的論述，有些學者認為兩者是分工（division of labour）的關係，例如 Smith and Timmins, "The EU, NATO, and the Extension of Institutional Order in Europe," pp. 80~89; 有些則強調平行（parallel）發展的重要，見 Michael Rühle and Nicholas Williams, "NATO Enlargement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orld Today*, Vol. 51, No. 5 (May 1995), pp. 84~88; 另外美國 RAND 研究人員主張「先北約，後歐盟」的擴張順序，Asmus, Kugler and Larrabee, "NATO Expansion: The Next Steps," pp. 28~29.

註⑦ Ronald D. Asmus, Richard L. Kugler, and F. Stephen Larrabee, "Building a New NATO,"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93), p. 31. Also, Brzezinski, "A Plan for Europe," p. 36.

支持與反對北約擴張者對於北約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後冷戰時期歐洲安全的定位與現存國際組織的功能。反對北約擴張者強調廣義的安全觀念，包括政治安定與經濟發展，因此以軍事聯盟為主體的北約自然無法因應新環境的需要。循序漸進逐漸拓展整合領域的歐盟能夠全面關照到中東歐的發展，而非單純的軍事層面；北約的和平夥伴關係則可提供中東歐與西方在軍事合作上的互動機制；歐安組織會員資格的包容性與信心建立機制的成就，可以在俄羅斯疑慮最小的情況下，藉由對話機制達到區域的安定。然而，贊成北約東擴者著重在北約所扮演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其他國際組織或各有可發揮的功能，但歐洲安全的維護必須從長期來看，如果區域衝突或外部威脅無法永久排除，則扮演安全維護角色的北約仍是歐洲安全最重要的組織，北約擴張至中東歐更屬必要。

### 叁、北約東擴的過程

冷戰結束之後北約向東擴張的過程，可以看出主要角色對於歐洲安全重新認知的互動。東西對峙局勢的突然瓦解使得中東歐的安定成為歐洲安全的主軸，但主要角色對於如何達成這個目標，卻有不同的主張與作法。北約擴展的過程可以為過去十數年間對於北約定位與北約擴張的辯論，予以學理上的驗證。

北約於一九九〇年七月的「倫敦宣言 (London Declaration)」中正式宣布不再視華沙公約組織 (Warsaw Treaty Organisation, WTO) 為敵對陣營，<sup>②</sup>包含北約與華約會員國在內的歐安會議簽訂巴黎公約 (Charter of Paris)，被視為冷戰正式終結。<sup>③</sup>在冷戰結束前後的高度不確定關鍵階段，北約實際做了一次領土上 (而非會員國) 的向東擴張，亦即一九九〇年十月東西德統一時，原東德被併入北約的範疇。蘇聯總統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原本反對統一的德國留在北約，當時西德總理柯爾 (Helmut Kohl) 也悲觀地認為蘇聯不會在這個問題上讓步，但由於美國布希政府認為德國的統一象徵半世紀以來蘇聯勢力掌控的結束，東德有權回到西方的懷抱，因此極力向蘇聯保證，北約將限制德國武力的規模，並持續德國的非核化政策，如此有效地說服蘇聯，放棄原先的堅持。<sup>④</sup>

華沙公約組織與蘇聯相繼在一九九一年的四月與十二月解體，使得前東歐共產集團國家與前蘇聯共和國的未來走向倍受關注。剛從共黨集團解放的波蘭、捷克與匈牙利率先於一九九一年十月提出加入北約的要求。為回應中東歐國家的訴求，北約於同年十一月在羅馬召開的高峰會上宣布，藉由「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 (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NACC)」的建立做為東西對話的論壇，其目的在於透過決策

註② NATO, "London Declaration," 6 July 1990, <<http://www.nato.int/docu/basicxt/b900706a.htm>>.

註③ CSCE, "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 19-21 November 1990, <<http://www.osce.org/docs/english/1990-1999/summits/paris90e.htm>>.

註④ Amos Perlmutter, "The Corruption of NATO: The Alliance Moves East," in Ted Galen Carpenter (ed.), *NATO Enters the 21<sup>st</sup> Century* (London: Frank Cass, 2001), p. 132.

的透明化，促使會員國就危機處理、推動文人領軍、政治軍事安全事務的磋商進行合作，藉由實質的互動，如高峰會與部長級會議等，以加強機制的功能。然而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的限制很快便彰顯出來，因為中東歐國家發現主要的決策都在北約的「北大西洋理事會（North Atlantic Council）」決定，中東歐國家只是事後被告知的對象。<sup>⑤</sup>

除了「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的成立，一九九一年羅馬高峰會並發表「戰略概念」文件，第一次將原先視為威脅對象的策略，轉化為處理中東歐危機與提升該區域安定的戰略。<sup>⑥</sup>北約新的戰略不久就受到考驗，而挑戰就來自中東歐。南斯拉夫的內戰與其前共和國的獨立，彰顯了這個區域傳統上容易成為衝突來源的特性，也再一次提醒西方領袖維護區域安定的重要。一九九二、九三年當波士尼亞危機達到頂端時，西方國家被發生在歐洲「後院」的對平民的屠殺與種族滅絕暴行所震撼，<sup>⑦</sup>意識到反文明的行徑仍有可能在歐洲發生，因此北約決定依照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以保護會員國部隊的「準第五條（quasi-Article 5）」任務的名義，執行境外軍事任務。

在此同時，中東歐國家的領袖，尤其具有國際聲望的波蘭總統華勒沙（Lech Walesa）與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持續強烈地提出加入北約的呼籲。這些極具象徵意義的領袖們所發揮的強大影響力，使得西方國家感到無法永久排除中東歐於北約門外的道義。一九九三年四月這兩位領袖在會見柯林頓總統時，表達他們加入北約的願望。柯林頓事後表示他深受這兩位總統的感動，並從那一刻起積極支持北約東擴。在美國政府中支持東擴的尚包括國家安全顧問雷克（Anthony Lake）與國務院的官員，他們認為如果中東歐國家無法加入北約，將會失去繼續改革的動力，因而他們主張設立入會的基本條件，確立時間表，以快速的方式（fast-track approach）將中東歐納入北約。<sup>⑧</sup>

事實上，造成北約擴張議題在一九九〇年代上半期仍處於高度不確定性的主因之一，是美國政策的搖擺不定。雖然美國早在冷戰結束即已表明對中東歐安全的關注，例如美國在一九九二年一份洩露的高層文件「國防計畫指導（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即顯示，如果中東歐國家一旦遭到來自俄羅斯的威脅，美國有意願以軍事行動保護該區域的安全，<sup>⑨</sup>但對於是否賦予這些國家完全的北約會員資格則有不同的論點。例如美國國防部對於北約擴張持相當保留的態度，五角大廈試圖將和平夥伴

註⑤ 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4 (Autumn 2000), pp. 717~720.

註⑥ Brown, "Minimalist NATO," p. 205.

註⑦ 發生在一九九二年至九五年的波士尼亞衝突，估計有二十三萬人死亡，並造成兩百萬難民無家可歸。

註⑧ 柯林頓總統於會見華勒沙與哈維爾後，向國家安全顧問雷克的談話。Goldgeier 與多位美國前任政府官員的訪談提供有關美國政府對北約擴張相關決策的重要資料。見 James M. Goldgeier, "NATO Expansion: The Anatomy of a Decision,"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1, No. 1 (Winter 1998), pp. 86~89.

註⑨ Charles L. Glaser, "Why NATO is Still Best: Future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1 (Summer 1993), p. 11.

關係延伸至所有中東歐與歐洲的中立國，以較北約更為開放與包容的態度，允許參與國家自由決定參與合作的程度，使得所有國家皆是一員，避免有任何國家被排除在歐洲化之外的感受，也可防止俄羅斯的國家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藉機復辟。同時，北約原有機制也可藉此深化後冷戰時期所肩負的新功能。

爲了排除美國國內對北約擴張政策的不確定性，柯林頓總統在衡量正反兩方意見之後，於一九九三年十月決定推動擴張政策，但採取的是雙軌方式：首先推動夥伴關係，爲中東歐國家成爲北約正式會員做準備；但不提出入會條件與時間表，以避免任何排除俄羅斯與烏克蘭之聯想，降低俄羅斯對北約東擴的反對，同時加強與俄羅斯的關係。<sup>①</sup>

在這個雙軌方式的基礎上，柯林頓在一九九四年元月北約布魯塞爾高峰會上，發表著名的演說，表明北約東擴的問題不再是「是否 (whether)」，而是「何時 (when)」與「如何 (how)」擴張。<sup>②</sup>高峰會的宣言也明白宣示，北約期望並將歡迎擴張。<sup>③</sup>布魯塞爾高峰會對北約東擴的宣示，可以視爲美國與北約正式展開積極擴張行動的開始。在此之前，美國與其歐洲盟邦仍爲是否擴張舉棋不定，一九九四年一月高峰會之後，論點則放在哪些國家將被邀請入會，以及擴張進程的速度。於是在一九九五年的「北約東擴的研究 Study on NATO Enlargement」文件中，<sup>④</sup>北約列出明確的入會條件，包括民主、個人自由與法治等著重在西方文明價值的觀念。<sup>⑤</sup>

一九九六年是北約邁向東擴快速發展的一年。其間就擴張議題進行三個階段的對話：第一個階段著重在北約會員資格的政治條件，包括文人領軍、邊界與少數族裔衝突的解決；第二階段有關軍事技術的融合問題；第三個階段是入會的實質談判。三個階段對話最重要的成果是當年十二月北約部長級會議中決議，將邀請某些中東歐國家開始進行入會協商。爲了消弭俄羅斯對北約擴張的反對，西方國家展開密集與莫斯科領導人的會商。然而，西方國家內部對於第一輪被邀請加入的國家存有歧見，除了一致都接受的波蘭、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外，法國支持羅馬尼亞，義大利支持斯洛伐尼亞 (Slovenia)，丹麥則主張波羅的海國家中至少應有一個被邀請。緊接著在一九九七年北約馬德里高峰會上，由於美國的堅持，第一輪的入會仍鎖定在波、捷、匈三國。但高峰會的宣言中特別強調，其他國家未來仍有加入的機會。

中東歐國家加入北約的意願終於在一九九七年的馬德里高峰會上獲得正式的接納，會中邀請波蘭、捷克與匈牙利開始入會談判。這三個國家在一九九九年北約慶祝成立

註① 主張雙軌方式處理擴張與對俄關係最力者，當屬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理辛斯基，見 Brzezinski, "A Plan for Europe," pp. 35~36.

註② 引自 Goldgeier, "NATO Expansion," p. 94.

註③ "The Brussels Summit Declaration," Brussels, 11 January 1994, <<http://www.nato.int/docu/basicstxt/b940111a.htm>>.

註④ NATO, "Study on NATO Enlargement," 1995, <<http://www.nato.int/docu/basicstxt/enf-9501.htm>>.

註⑤ Howard J. Wiarda, "Where does Europe End? The Politics of NATO and EU Enlargement," *World Affairs*, Vol. 164, No. 4 (Spring 2002), pp. 147~148.

五十週年的華盛頓高峰會上，成為北約前敵對陣營中第一波加入這個聯盟的國家。除了這三國的正式會員資格外，華盛頓高峰會特別為未來的擴張預留空間，並以更有實質交流意義與平等關係為內涵的「歐洲一大西洋夥伴理事會（Euro-Atlantic Partnership Council, EAPC）」取代幾為論壇性質的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其所代表的意義在於北約已將其與中東歐非會員國的互動，視為一個通往東擴進程的中程機制。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的布拉格高峰會上，北約對於中東歐國家的第二波擴張正式展開，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伐尼亞共七國將被邀請參與入會談判，預計最遲在二〇〇四年五月的下一次高峰會時，正式成為北約會員。為了持續其他國家改革的動力，高峰會宣言特別提到阿爾巴尼亞、馬其頓與克羅埃西亞將是再下一波東擴的考慮候選國，充分顯示北約仍將繼續擴張的意願。<sup>⑤</sup>

#### 肆、聯盟擴張的政治意涵

北約從冷戰結束後到接納十個中東歐國家甚至未來更多國家的歷程，可以簡單地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一九九〇年倫敦宣言與巴黎公約正式結束東西對峙的局面，以及冷戰時期的告終，直到一九九三年底前，雖然北約重新檢討與中東歐國家的關係，但對於東擴的議題仍處於混沌不明的狀況；第二階段從一九九四年布魯塞爾高峰會以美國為首表明北約東擴的決心，從此擴張的步伐大幅加速，預計在冷戰結束的十五年之內，即有十個中東歐國家加入。

探究北約從原先對於擴張議題躊躇不前到快速前進的態度，單純從理性決策模式無法予以全面地解釋。以理性而言，北約不需要擴張，因為北約的境外軍事行動已足夠保護中東歐的安全。如前所述，美國於一九九二年時即有內部文件顯示，不論中東歐是否為北約會員，美國有意願在中東歐國家一旦遭受俄羅斯威脅時，予以軍事保護。新現實主義者對於北約在冷戰結束之後可能式微的預測，忽略了北約做為一個純粹軍事聯盟之外的其他角色。北約在冷戰時期固然具有對抗蘇聯共產集團威脅與平衡其軍事力量的目的，但在發展的過程當中，也建立一套會員共享的規範與程序，使得這個組織在安全的角色之外，也逐漸成為一個政治的建制。更重要的，對於被共黨統治與蘇聯勢力範圍籠罩下的中東歐國家而言，西方在各方面遠優於東歐共黨集團的發展，西方化因而成為解脫束縛後追求的目標，北約便是中東歐追求西方化的具體象徵。至於制度主義，雖然能夠解釋北約持續生存與任務變遷的發展，也能合理解釋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與和平夥伴關係等西方與中東歐國家機制的建立，但無法有效解釋為何中東歐需要正式的北約會員資格。一九九〇年代成立的機制已足以滿足西方國家對中東歐安全保護的責任，也達到藉由機制運作促使中東歐國家安全決策逐漸與西方融合的

註⑤ NATO, "Prague Summit Declaration," 21 November 2002, <<http://www.nato.int/docu/pr/2002/p02-127e.htm>>.



目的。但顯然中東歐國家意欲達成的目標遠高於和平夥伴關係等機制。

類似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就北約後冷戰時期角色的辯論，過去十數年中學者與政治人物對於北約東擴正反的論證，亦忽略了對於主要角色心智互動的動態層面，而專注在俄羅斯的反應、對於北約的利益、對中東歐國家的價值、與其他國際組織替代性等理性變數的爭辯。對照北約在一九九四年後採取的雙軌方式，亦即漸進式的擴張（先夥伴關係後正式會員）與建立和俄羅斯的安全關係，驗證了北約東擴正反論證無法合理解釋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北約實際擴張的進程。

支持與反對北約擴張的不同主張，對於俄羅斯可能對北約擴張產生反應的爭辯，主要集中在俄羅斯是否仍對中東歐區域安全具有（潛在）威脅，反對擴張者認為衡諸後冷戰局勢，俄羅斯已不構成威脅，因此北約毋需擴張；贊成東擴者強調俄羅斯仍具有成為超強的實力與野心，因此必須及早防範。然而，討論俄羅斯的因素，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因素，亦即中東歐國家固然關切俄羅斯對歐洲安全的影響，但它們更重視加入「西方」的國際組織，成為西方文明的一員。也正是這個因素，影響了西方，尤其是美國，接受了中東歐國家的訴求。然而在此並不是刻意忽略俄羅斯態度對北約擴張的影響，但必須強調的是，這些辯論俄羅斯因素的論點，疏忽了動態的發展，亦即俄羅斯態度可能改變的因素，尤其是俄羅斯也可能走向西方化這樣的一個可能變數。

至於北約擴張正反意見對中東歐實質利益的爭辯，反對擴張者認為北約並無力也無意願防衛中東歐安全，因為對於西方而言，中東歐的戰略價值低，而且如果該區域發生危機，而北約又不採取行動，反而損及北約的威信，反對東擴者更強調，北約與會員國的民主化發展無關；贊成擴張者認為，中東歐國家加入北約最主要希望獲得美國的保護，在民主化方面，中東歐的加入，藉由制度化的過程，對於中東歐國家國防決策的透明化，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皆有助益。雙方對於北約防衛中東歐的意願與西方對中東歐戰略地位的定位兩者關聯的爭辯，忽略了後冷戰時期西方全球戰略的重點，亦即對於美國推動的後冷戰全球戰略價值，尤其在民主化、人權、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反恐怖主義等，中東歐的西方化具有實質的指標性的作用。

有關北約擴張成本的爭議，反對東擴者凸顯成本的增加，尤其對於新會員國可能帶來的鉅額負擔，將扭曲了資源配置的正當性，同時會員國的增加勢必將決策過程複雜化，拉高組織的轉換成本；支持擴張者則強調擴張北約固然需要增加成本，但為了有效達成防衛目的的集體成本遠較個別成本的總和低。然而，不論是對北約擴張可能帶來的直接成本或對決策程序的組織轉換成本的爭議，均忽略了一個前提，亦即擴張的獲利與成本比，是否較為有利，而有利的標準主要依據中東歐西方化的程度，而非傳統上理性的思考角度。

最後，在北約替代性方面的辯論，反對北約擴張者認為中東歐安定保障有賴於歐洲聯盟、和平夥伴關係、歐安組織等機制，北約的軍事聯盟的特質無法應付後冷戰時

期中東歐區域安全的需要；支持東擴者反駁這些論點，強調在安全方面北約角色的不可替代性，有些組織只是具協調功能的論壇性質，但北約是有武力做後盾的聯盟。就歐洲安全整體而言，北約以外的其他國際組織確有存在價值，但對中東歐國家來說，北約是唯一在冷戰時期與蘇聯共產集團對抗的軍事組織，華沙公約組織與蘇聯的瓦解象徵著北約所代表西方文明的勝利，北約代表的含意遠非其他國際組織可以比擬。就非理性決策思考而言，或許其他組織對中東歐的長期發展更有助益，但並不能排除中東歐國家追求加入北約的意願。

## 伍、結 論

社會心理因素 (social-psychological factor) 在北約擴張上扮演重要的角色。Christopher Hemmer 與 Peter J. Katzenstein 在探討為何亞洲無法形成類似北約的安全組織時，特別舉出種族、歷史記憶、文化、宗教等因素衍生出一套價值體系，這個價值體系使得特定組織（或區域）自成一個文明，在歐洲這個特定文明的世界裡共享包含民主政治、市場經濟、法治、尊重人權的普世價值。這套價值不但凝聚了組織內部的向心力與團結，同時對組織外的潛在會員，具有高度的吸引力。<sup>⑥</sup> Howard J. Wiarda 也強調中東歐在數百年來一向被認為文明的程度遠低於西方，加入北約就是加入「西方的文明化 (Western civilization)」，因此社會心理因素是解釋北約東擴最有效的工具。<sup>⑦</sup>

北約東擴的進程就是一個「西方文明」擴張的過程，而這個擴張的動力並非由強勢的一方，也就是北約主動發起，而是由前敵對陣營國家不斷地爭取，推動西方國家接受中東歐成為「共同體」的一員。中東歐國家對加入西方化的意願，並非如現實主義者所稱的，是建立在對外部威脅的反應，<sup>⑧</sup>而是對西方共享價值觀的認同。冷戰結束後，儘管蘇聯與之後俄羅斯的反對，中東歐國家以波蘭、捷克與匈牙利為首不斷試圖說服西方主要國家，尤其是美國、德國、英國與法國，藉由領導人的會面與各種層級的接觸，傳達同一個訊息，亦即冷戰時期西方將中東歐「拋棄」與排除在西方文明之外，一條人為的界線因而被劃分，現在該是泯除這條界線，讓中東歐「重回」西方的時候。

當中東歐國家不斷傳達給西方國家道義訴求的同時，一九九〇年代持續發生在前南斯拉夫境內的內戰、種族滅絕與邊界糾紛等一連串危機，不但使得習於和平的西方

註⑥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Summer 2002), pp. 575~607.

註⑦ Wiarda,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Enlargement," p. 180.

註⑧ Owen Harries, "The Collaps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93), pp. 41~53.

驚覺冷戰的結束並不必然意味和平的到來，危機的發生有可能就在自家後院，戰爭與衝突對於無辜平民的危害，更使得西方瞭解他們無法將中東歐置之不顧。西方國家中又以美國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對其盟國施以壓力，排除北約擴張的障礙。<sup>④</sup>

由中東歐國家主動表達對於成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再配合西方國家對於這樣一個道德訴求的反應，北約東擴的目標一旦於一九九四年初確認，任何反對東擴的力量已無法阻擋這個進程。從此時起可以看出西方領袖不斷就這個議題表達出相當正面的態度，表示西方應追求一個「統一」的歐洲，以擴大自由的力量。<sup>⑤</sup>北約的文件亦一再提出致力於建立一個安定和平又完整而不被分割的歐洲（a stable, peaceful and undivided Europe, whole and free）。<sup>⑥</sup>為了達成一個不被分割的歐洲，北約必須逐漸納入仍被排除在聯盟之外的國家，而加入的先決條件，不是各國實力的大小，而是對於西方文明共享價值的融合程度。因此，北約的擴張形成對中東歐潛在會員加入文明共同體的動力。

本文試圖探究後冷戰時期北約在眾多內部與外部的變數影響之下，逐漸採取漸進雙軌的擴張方式，同時期對北約的學理探討，除了純國際關係理論對北約在後冷戰時期角色的分析，也包含了針對政策實務的正反探討。然而，到目前為止，就後冷戰時期北約擴張的整體研究，特別是學理與實際發展之間的比較的文獻，仍屬非常少數。本文的真正目的，是希望藉由對比較性的探討，瞭解到影響北約擴張因素的有效解釋工具。很顯然地，理性主義無法適切地解釋北約的東擴。後冷戰時期西方陣營的優越性，與美國全球獨霸的地位，加上俄羅斯已不構成對整體歐洲安全的立即威脅，北約無須以擴張的方式，將中東歐納入保護傘下。制度主義可以用來解釋一九九〇年代前半期北約盟國試圖以機制的運作，減緩中東歐對入會的要求，同時又持續激勵他們推動民主化。但北約在與中東歐保持密切的夥伴關係情況下，仍傾向向東擴張。因此，能夠解釋為何北約決定東擴，而且擴張行動持續進行者，便是社會心理因素。<sup>⑦</sup>

北約代表西方文明的社會心理因素刺激中東歐國家加入的決心，西方也因社會因素陸續將中東歐國家納入為完全會員，北約的擴張傳播了民主、自由市場以及對人權尊重的基本價值，這樣的程序彰顯了國際社會化的過程。<sup>⑧</sup>然而，第一、第二波的東擴達成後，是否還有第三波的擴張，以擴大國際社會化的範圍？未來的擴張是否有其

註④ 美國前駐北約大使 Hunter 承認，美國在北約內部對於東擴的發展方向發揮領導的作用。見 Hunter, "Maximizing NATO," pp. 195~196.

註⑤ 例如 George W. Bush, "Excepted Remarks to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13 June 2001: <[www.nato.int/docu/speech/2001/s010613g.htm](http://www.nato.int/docu/speech/2001/s010613g.htm)>.

註⑥ 例如 Founding Act on Mutu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NATO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is, 27 May 1997, <<http://www.nato.int/docu/basicxt/fndact-a.htm>>.

註⑦ Jef Huysmans, "Shape-Shifting NATO: Humanitarian Action and the Kosovo Refugee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8, No. 3 (July 2002), pp. 616~617.

註⑧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Special Issue (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pp. 211~214.

極限？當擴張的邊界延伸至前蘇聯共和國（除波羅的海國家），俄羅斯是否加入將成爲北約與俄羅斯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雖然有學者認爲俄羅斯的加入可能將改變北約的性質，<sup>④</sup>但未來如果一旦觸及到這個影響深遠的安全議題，北約對俄羅斯的加入應會採取更嚴格的門檻，以期將西方的價值文明擴展至歐亞大陸。

\* \* \*

（收件：92年1月3日，修正：92年2月18日，接受：92年2月22日）

---

註④ Russett and Stam, "Courting Disaster," pp. 371~372.



# NATO Enlargement: The Changing Military Alliance in a Political Context

*Yi-hua Kan*

##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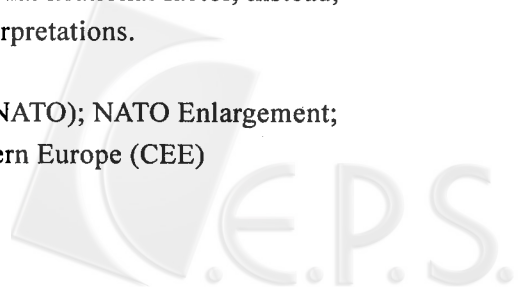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is faced with changing missions ahead, shifting from the deterrence against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Soviet-led Communist bloc to the assurance of stabil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region that was once antagonistic to the alliance. Whether NATO would be able to adapt to the new challenges, a question that would be closely linked with its survival, would be based upon the organisatio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EE nations.

The issue on whether NATO should extend its membership to the CEE has been a focus of scholarly debates among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enlargement of the alliance revolve around rational factors such as Russia's reaction to the enlargement, advantages and weaknesses caused by the CEE's NATO membership, transaction costs of the enlargement, and alternatives, if any, to NATO expansion.

The 1990s turned out to be a critical era for the evolution of NATO enlargement. The alliance seemed undecided in its policy towards expans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decade, and not until the mid-1990s had NATO started to declare, unambiguously, its intention to expand the organisation. The alliance has since adopted a "two-track" policy, namely extending its membership to the CEE step-by-step, while mitigating obstacles towards the enlargement posed by Russia by creating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that would not rule out the prospects of a future, though remotely, membership for Moscow.

By verifying the literature of the debates centred on NATO enlargement with the actual developments of the polic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how that the rational factors proposed by the current literature cannot offer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s for the organisation's extension and that irrational factor, instead, can be seen as a useful alternative for sound interpretations.

**Keywords:**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NATO); NATO Enlargement; European Securit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E)



## 參考文獻

- Allin, Dana H. (1995), "Can Containment Work Again?" *Survival*, 37, 53-65.
- Asmus, Ronald D., Richard L. Kugler, and F. Stephen Larrabee (1993), "Building a New NATO," *Foreign Affairs*, 72, 28-40.
- Asmus, Ronald D., Richard L. Kugler and F. Stephen Larrabee (1995), "NATO Expansion: The Next Steps," *Survival*, 37, 7-33.
- Asmus, Ronald D., Richard L. Kugler and F. Stephen Larrabee (1996), "What Will NATO Enlargement Cost?" *Survival*, 38, 5-26.
- Brzezinski, Zbigniew (1995), "A Plan for Europe," *Foreign Affairs*, 74, 26-42.
- Brown, Michael E. (1995), "The Flawed Logic of NATO Expansion," *Survival*, 37, 34-48.
- Brown, Michael E. (1999), "Minimalist NATO: A Wise Alliance Knows When to Retrench," *Foreign Affairs*, 78, 204-218.
- Carpenter, Ted Galen, and Barbara Conry (1998), "Introduction," in Carpenter and Conry, (eds.), *NATO Enlargement: Illusions and Reality*, 1-14,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 Clarke, Jonathan G. (1993-94), "Replacing NATO," *Foreign Policy*, 93, 22-40.
- Clarke, Jonathan G. (1998), "A Strong OSCE for a Secure Europe," in Ted G. Carpenter and Barbara Conry, (eds.), *NATO Enlargement: Illusions and Reality*, 223-231,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 Dean, Jonathan, et. al. (1997), "The Debate over NATO Expansion: A Critique of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s to Key Questions," *Arms Control Today*, 27, 3-10.
- Gaddis, John Lewis (1998), "History, Grand Strategy and NATO Enlargement," *Survival*, 40, 145-151.
- Glaser, Charles L. (1993), "Why NATO is Still Best: Future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5-50.
- Goldgeier, James M. (1998), "NATO Expansion: The Anatomy of a Decision," *Washington Quarterly*, 21, 85-102.
- Harries, Owen (1993), "The Collaps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72, 41-53.
- Hass, Ernst B. (2001), "Organization Theory: Remedy for Europe's Organizational Cacophony?" in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83-90, London: Frank Cass.
- Hemmer, Christoph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2002),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 575-607.

- Howard, Michael (1999), "An Unhappy Successful Marriage: Security Means Knowing What to Expect," *Foreign Affairs*, 78, 164-175.
- Hunter, Robert E. (1999), "Maximizing NATO: A Relevant Alliance Knows How to Reach," *Foreign Affairs*, 78, 190-203.
- Huysmans, Jef (2002), "Shape-Shifting NATO: Humanitarian Action and the Kosovo Refugee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8, 599-618.
- Kaldor, Mary, and Ivan Vejvoda (1999),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n Overview," in Kaldor and Vejvoda, (eds.),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24, London: Pinter.
- Kay, Sean (1998), *NATO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ecurit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Nye (1989),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sup>nd</sup> ed., Boston: Scott, Foresman.
- Kissinger, Henry (1993), *Diplomacy*, New York: Touchstone.
- Kydd, Andrew (1997), "Gam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 *World Politics*, 49, 371-400.
- Layne, Christopher (1998), "Why Die for Gdansk? NATO Enlargement and American Security Interests," in Ted G. Carpenter and Barbara Conry, (eds.), *NATO Enlargement: Illusions and Reality*, 53-70,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 Lindley-French, Julian (2002), "Can Europe Defend Itsel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24, 215-222.
- Mandelbaum, Michael (1995), "Preserving the New Peace: The Case against NATO Expansion," *Foreign Affairs*, 74, 9-13.
- Owen, John M. (1994),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87-125.
- Pelz, Stephen (1997), "The Case for Limiting NATO Enlargement,"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Quarterly*, 3, 59-72.
- Perlmutter, Amos (1998), "Political Alternatives to NATO Expansion," in Ted G. Carpenter and Barbara Conry, (eds.), *NATO Enlargement: Illusions and Reality*, 233-242,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 Perlmutter, Amos (2001), "The Corruption of NATO: The Alliance Moves East," in Ted Galen Carpenter, (ed.), *NATO Enters the 21<sup>st</sup> Century*, 129-153, London: Frank Cass.
- Perlmutter, Amos, and Ted Galen Carpenter (1998), "NATO's Expensive Trip East: The Folly of Enlargement," *Foreign Affairs*, 77, 2-5.
- Rauchhaus, Robert W. (2001), "Marching NATO Eastward: 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Keep Pace?" in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 3-20, London: Frank Cass.
- Reiter, Dan (2001), "Why NATO Enlargement Does Not Sprea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41-67.
- Rousseau, David L., Christopher Gelpi, Dan Reiter, and Paul K. Huth (1996), "Assessing the Dyadic Nature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1918-1988,"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 512-33.
- Rühle, Michael, and Nicholas Williams (1995), "NATO Enlargement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orld Today*, 51, 84-88.
- Russett, Bruce (1993),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ussett, Bruce, and Allan C. Stam (1998), "Courting Disaster: An Expanded NATO vs. Russia and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3, 361-382.
- Sandler, Todd, and Keith Hartley (19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O: Past, Present, and into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immelfennig, Frank (1998-99),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8, 198-234.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72-107.
- Shea, Jamie P. (1995), "Enlarging NATO Eastward?" in Marco Carnovale, (ed.) *Europe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82-9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mith, Martin A., and Graham Timmins (2000), "The EU, NATO, and the Extension of Institutional Order in Europe," *World Affairs*, 163, 80-89.
- Smith, Martin A., and Graham Timmins (2000), *Building a Bigger Europe: EU and NATO Enlarge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ldershot: Ashgate.
- Wallander, Celeste A. (2000),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705-735.
- Waltz, Kenneth N. (2001), "NATO Expansion: A Realist's View," in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23-38.
- Waterman, Harvey, Dessie Zagorcheva, and Dan Reiter (2001-02), "Correspondence: NATO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 221-235.
- Wiarda, Howard J. (2002),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Enlargement: NATO, the EU and the New U.S.-European Relationship," *World Affairs*, 164, 178-197.
- Wiarda, Howard J. (2002), "Where does Europe End? The Politics of NATO and EU Enlargement," *World Affairs*, 164, 147-148.
- Yost, David S. (1998), *NATO Transformed: The Alliance's New Role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